

作家专栏

# 纸上时光

□ 季振华

## 无处不在的春天

无处不在的春天  
对我展开了一场“围捕”  
我刚突出大片油菜花的重围  
又遭遇一排排樱花的拦截  
接着又有桃花、杏花、梨花  
在河岸、宅边、纵横的阡陌  
布下疏而不漏的罗网  
还有蚕豆、豌豆举着密密的花朵  
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  
而在阵阵蛙鼓里  
滚滚麦浪正在浩荡地合围  
在春光的汪洋大海里  
我无可逃避,插翅难飞  
欣然落网于明媚的春天  
我是史上最幸福的“俘虏”

## 樱花开了

樱花开了,许多人都来了  
在樱花树下,唱歌、跳舞、拍照  
还拉起了休闲帐篷  
我和他们不一样  
不是樱花盛开时才来  
在樱花树平常的日子里,我也来  
晴天来,刮风下雨也来  
夏天来,天寒地冻也来  
在那些日子里陪伴了它们  
我看樱花,才心里踏实  
和它们在一起,才有一种心照不宣

## 牵牛花

播种后,发芽使我意外  
发芽后,成活使我意外  
成活后,开花使我意外  
昨天三朵,今天五朵,使我意外  
花似乎越开越多,更使我意外  
把几株平常的牵牛花  
每一个生长过程都视为意外  
我就得到了许多意外之喜  
单调的日子就有了期待  
每天起床就去看它  
谢谢它,帮助我看见自己  
是一个多么容易满足

又多么容易获得幸福的人

## 萝卜的坑

一个萝卜一个坑  
是萝卜自以为是的想法  
以为自己留下的坑  
没有谁可以填补  
却不知道在犁刀面前  
转眼就会被抹去  
小萝卜的坑是这样  
大萝卜的坑也一样

## 佛像

母亲晚年信佛  
她请了一尊半尺高的瓷佛  
每日敬香供奉  
母亲的保姆不断更换  
我也不能每天都去看她  
只有佛像和她日日相伴  
母亲寿高百岁有三  
我相信和佛的保佑有关  
奇异的是,那年母亲去世  
遗物里,唯独少了那尊佛像  
我忽有所悟,叫家人不必再找  
它已陪伴母亲去了往生路上

## 骤雨

天突然下起大雨  
人们都找屋檐躲雨  
只有我在雨中披发而走  
冒雨行走,少年时是游戏  
青年、中年为了谋生  
退休后,为了看望母亲  
岁到七十,我要看看自己  
还有无这样的勇气  
老去的路日趋艰难  
许多躲无可躲的事,都在等我  
我得准备好,和它们硬抗到底

## 吃饭

午饭很快就吃好了  
一碗饭,两个菜  
给了我再吃晚饭的动力  
可不断吃饭又为了什么  
为了让饭菜达成它们的使命  
还是要证明人间对我的仁慈  
让我放心这样生活  
只吃饭不做事的老人何止千万  
可当我拿起碗筷  
觉得吃饭美好无比  
又心事重重,不可名状

## 散步路上

在广场、江堤散步  
有些人遇到了  
慢慢就点点头

偶或同向而行  
就说些闲话  
聊聊天气冷暖、饮食起居  
似乎认识有年  
但都心照不宣  
不问姓名、不加微信  
懂的人都懂  
人和人,半生不熟最好

## 寻人启事

这个人,也许不是走失  
他是去了一个想去的地方  
只是不愿示人于行踪  
他并不孤单  
有寻找他、牵挂他的家人  
也有揣测他去向的路人  
那么多人人为他揪心  
他有我不及的幸福  
我一直默默生活  
没人关注、查找,仿佛空无  
虽然还在人间出没  
却更像一个被遗忘的走失者

## 昨夜大雨

下了一夜大雨  
早晨,我看见路上有许多树叶  
大雨怎样打落它们,我没有看见  
就像那天我看见你时  
你已经度过了最难过的时刻  
只看见你比疲倦还无力的神色  
我只能搂一搂你的肩  
仿佛比你还悲伤  
我比过去脆弱了很多  
扛不了突如其来的事  
见不得人间有一点不安  
仿佛老天也知我,昨夜大雨之时  
才刻意为长期失眠的我  
赐予了一夜沉睡

## 明天

明天也许会更好  
但对于我,每一个今天都很难得  
今天即使一直下雨  
我也觉得是必须的经历  
今天,偏头痛令我走投无路  
我也依然珍惜这分分秒秒  
凡在今天发生的  
都自有缘由,必有深意  
一些令我沉湎不已的往事  
有的就是当时的痛不欲生  
因此,我若是期待明日晴天  
便是对今天的放弃  
如果期待明天遇到更好的人  
那是对所有朋友的不尊

## 厨房

可以没有客厅、书房

但厨房不可或缺  
碗盏瓢盆、油盐酱醋  
一口锅架在灶上,火苗升起  
日子就有了支点了温度  
文盲的母亲,曾用哲学家的语言  
告诉我,过日子,从厨房开始  
是啊,煮粥煎熬,甜酸麻辣  
厨房,是一个缩微的人间  
有人间的万般况味  
我经过厨房里多年历练  
才对一路顺逆畅滞的遭遇  
每有豁然洞开的醒悟

## 隐忧

想做个没心没肺的人在  
上午,不想下午  
在白天,不想夜里  
手里还有几个酒钱  
就不想明天的饭票  
满不在乎地活,也许更容易  
但总有莫名的隐忧  
天晴,担心下雨  
天暖,担心寒流  
身体无恙,担心疾病  
时光静好,担心灾变  
面对美好事物,总会不由自主  
关注它们背后的不测  
若说这是杞人之忧  
有时却会应验  
若说居安思危  
又举轻若重,活得太累

## 一直都不知道

我的人间里,有给我爱  
对我友好的人  
一定也有恨我的人  
几十年,一生漫长  
说过很多话,做过很多事  
难免给谁带来过伤害  
也许,某一年的我  
至今还被关在某一个人  
心里的冰凉一角  
不然,为什么有时一阵风来  
我会不由得打一个寒战  
莫名地一阵惊悚

## 早春的风

早春的风  
似乎也怕凉,不停地  
贴着我的身体吹  
仿佛向我要一点暖意  
但在我这么微薄的人身上  
能取得多少暖意  
想来它也知道  
因此,它经过了  
又吹向远远近近更多的人  
就这样不停地吹着  
也许,它慢慢就变得暖了

## 心香一束

# 五月

□ 朱颖

五月是随着桔子的成从怒放一  
并而至的,素雅白净的五瓣花缓缓绽放,  
露出酝酿、培育了多日的嫩黄蕊蕊  
和姣美花柱,三五米开外都能嗅得这  
盛放花期的馨香。感谢这位来自人间  
四月天的轻灵使者,在五月万紫千红  
到来伊始先盛况如许地暖了场。

其实崇明人爱种桔子的传统由来  
已久。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特别  
是规划新篱笆围起的菜地时,总会提  
前留一个角落,种上一两棵桔树,有时  
还会添一棵枇杷或柿子,便于孩子们  
回家随手摘果子解馋。崇明有首耳熟  
能详的儿歌“吃桔子,剥桔壳,桔壳丢  
在墙角落”。

立夏的鸡鸭鹅蛋在市集上十分难  
求,孩子们胸口挂着妈妈用家里剩余  
线头而顺手织就的网兜,灌一个精心  
挑选的鸭蛋,就兴奋地上学准备斗蛋  
了,一路上还幻想着恐龙蛋要是出现  
在上路路上该是多么应景和幸运。斗  
蛋赛场在中午休息时间可谓全校开  
花,最终还是某个鸭蛋凭着个大头和  
牢不可摧称霸。

当晚,妈妈就会把网兜里战败而  
归但所幸完好无损的鸡蛋,做一道拿  
手好菜——竹笋盐蚕豆瓣蛋汤。蚕豆  
此时正当时令,剥去了外皮后,把青嫩  
得发白的豆瓣,和沐过春雨的新笋,以  
及一把崇明经典咸菜盐齏一同清炒,  
最后和打好的鸡蛋一起煮汤。开锅盛  
汤的一瞬间,整屋都会瞬间充满冬盐  
齏和春笋携来的两季陈香,豆瓣则漂  
浮在汤的表面与蛋花青黄相间,堪称  
春夏相替的绝佳配色。迫不及待地尝  
一口咸酸刚好的汤,笋的鲜美,豆的酥  
软,盐齏的脆滑,加之蛋花的薄黏,欲  
罢不能地鼓着腮帮连吞几勺的孩子数  
不胜数。

为了这碗汤,孩子多半会遵守和  
母亲的约定,乖乖地坐在小板凳上剥  
蚕豆和竹笋。蚕豆的外壳比豌豆要  
厚实得多,但是松棉手感很喜人,柔  
软的外壳撕开之后,掏出蚕豆来,如  
果炒蚕豆的话工序就会简单很多,只  
需把蚕豆种子顶端的黑色种脐去掉  
即可,而煮汤则还得费力把豆子外皮  
再扯开,取出赤裸的豆瓣。竹笋的剥  
法则更简单明了,黑黄笋衣褪完后,  
白嫩的笋肉交给妈妈作切配就万事  
大吉。

其实每个五月中,崇明妈妈的身  
影几乎都会被煎草头饼的油烟所晕  
染。草头是自孟春起就长得漫天遍  
野的蔬菜,除了择摘后可以储藏作盐  
齏的上好原料,还有个绝妙的用处  
——就是作为煎烧饼的辅料以便口  
感提鲜,色相生碧,气味充实。对孩  
子而言,整个过程里最具参与性的就  
是捏烧饼。首先把草头用开水烫过,  
便于叶绿素流淌出细胞外,接着混入  
糯米粉中,擀成一个圆柱形的青色大  
面团,随后一小团一小团地掐断,每  
个小团子再捏成小圆子,最后压扁成  
型。扁化的步骤是孩子们的心头爱,  
没有了橡皮泥的塑胶怪味和湿泥巴  
的可疑内在,此番可食用的手工实在  
在在。煎熟后的烧饼既能保持草头  
的翠绿本色,又可泛出了糯米的焦香  
味和灿黄色。一口咬下,即刻会被外  
脆里糯、咸甜相宜的口味勾起难舍  
的食欲。

五月的水田里,麦子始终是主角,  
稻麦两者对于孩子来说,分别在于成  
熟后的麦芒和稻穗,如若尚不曾抽穗  
露芒,且忘却时令,两者则仿佛是孪  
生。目睹着农场里翠墨连天、一望  
无垠的麦田在起风的刹那此起彼伏,  
宛如潮水涨退似地伴风摇曳,就不禁  
要深切感叹“麦浪滚滚”一词的形容  
是何等贴切。

五月本是这样,把偷采下的桔子  
花苞放在铅笔盒里试图给橡皮铅笔作  
香,把一鞋盒开始作茧自缚的蚕宝  
置于床边细细观察,念及李商隐“春  
蚕到死丝方尽”,竟生出少年不知愁  
滋味的怅惘来。

# 吃中药的经历

□ 北风

我有两段断断续续吃中药的经  
历,一段在很年轻时,一段就在这  
几年,每一段历时二三年,都不  
算短。

吃中药,通常说是一个“苦”。  
“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个“药”,原  
本指中药。到了现在,许多西药非  
但不“苦口”,还包裹着一层糖衣,  
可以称为甜蜜了。其实,中药的滋  
味里,苦以外,还有酸、涩、辣、麻、  
腥、臭等等,是完完全全的不是滋  
味的滋味。其中,虽然每一剂中药  
差不多总有甘草或者红枣之类作  
为协调,但是那些甜味早就被各  
样怪味道吞没了。这几年我吃中  
药,都自己煎,药味道四处蔓延,邻  
居家的老人闻得说是“药香”,孩  
子们却毫不掩饰地说“臭”。

刚开始吃中药的一段时间里,  
半碗有一点热腾腾的汤剂端在手  
里,就有点怕了,甚至会打一个寒  
颤,或者满身起鸡皮疙瘩。鼓起勇  
气直了喉咙一口气喝下去,完成了就

马上含一颗水果糖在嘴里。经验  
就是吃下去一定要快,然后立马用  
糖水降解、驱逐苦味。经过不长时  
间,不管这半碗药是格外苦的,还  
是格外酸涩的,还是格外腥臭的,  
变得都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喝了,其  
神情虽然不如喝茶时那样悠然自  
得,但是一切都松弛下来了,有点  
无所谓。再后来,就拿了中药汤剂  
送服那些西药片剂或者西药胶囊,  
感觉上好像和那些苦、酸、涩、辣、  
麻、腥、臭等等,零距离了。

吃中药的经历,也是成长的经  
历。开始时,很是害怕苦,但是知  
道有甜可以降解和覆盖苦味。到  
后来,把苦和各种异味都当做一种  
滋味,慢慢地喝下去,最后甚至达  
到如同品茗的境界。成长,竟有如此  
伟大。



《玉树临风》(国画) 季云龙